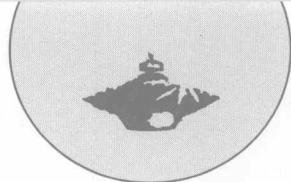




飞碟观测

安 力 编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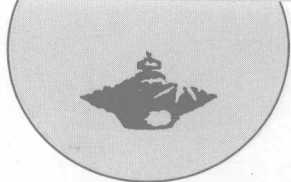
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



飞碟探索丛书

目 录

第一章	飞碟定论:核实证据·····	(1)
第二章	第一类近距离遭遇:吉米·卡特·····	(4)
第三章	飞碟运动:伽利略,哈费尔德及本人·····	(16)
第四章	第二类近距离遭遇:证据·····	(33)
第五章	第三类近距离遭遇:诱拐·····	(52)
第六章	蜘蛛网上的嬉戏者·····	(78)
第七章	一双眼的见证·····	(90)
第八章	埃克塞特市的不明飞行物·····	(107)
第九章	在真相大白之前·····	(118)
第十章	来自太空的电波·····	(128)
第十一章	飞碟与媒体·····	(141)
第十二章	神秘的“黑衣人”·····	(152)
第十三章	一种具有感知力的物体·····	(167)
第十四章	超脱现实·····	(179)
第十五章	飞蛾人、狼女和明晰的类人猿·····	(185)
第十六章	名叫佛洛伊德飞碟·····	(190)
第十七章	什么是飞碟·····	(214)
第十八章	新西兰的飞碟纪录片·····	(237)
第十九章	飞碟空袭墨西哥·····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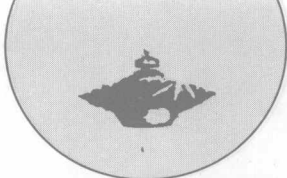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飞碟定论：核实现据

我必须事先声明，在核实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问题，这仅仅是由于权威性的论据不充足以及观念上的差异而造成的。

——乔瑟夫·格兰威尔，自然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成员，1966年

飞碟，也称为不明飞行物或 UFO，从 1947 年起，它就时断时续地成为新闻。当飞行员肯尼思·阿诺德发现著名的“6.24 奇观”，声称有一列奇怪的飞碟编队在华盛顿的上空嘘嘘地飞上飞下时，飞碟一夜间成为头条新闻。于是从那一天起，“飞碟”时代开始了。人们很容易完全沉迷入兴奋之中，但这是根本错误的：正如怀疑论者玛利·克特迈尔所指出的，阿诺德并没有说那些物体像圆盘——事实上，他只说它们看上去像飞去来器。阿诺德曾告诉一位记者，“它们飞行时飘忽不定，向掠过水面的盘子。”然而，该记者在报道称之为“飞碟”。自从空中“飞碟”充斥众多媒体后，许多人报道，看到的是“飞碟”而不是“飞去来器”。如果记者要切实地报道阿诺尔德声明他所真正看到的，就应该明白“飞去来器”才是，而不是凭他们的想像。很少有人提出过有论证说服力的见解。克特迈尔说，“难道外星人会为了与地球上的错误报道保持一致而重新设计他们的飞行器吗？”

从那时起，成百上千本书、上万篇文章以及大量的文字都是关于这一主题的描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场论战何时有个尽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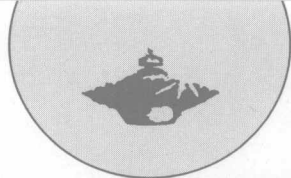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一些人声称,飞碟可能只是外星人的飞船或其他外来现象,如宇宙相互渗透、“现实更替”等等。还有一些人声称,他们确实碰到过传说中飞行器的主人,甚至还在飞行器里兜了一圈。已故的乔治·亚当斯基是所有这些所谓的被接触者中最有名的一个,他声称曾与来自金星的外星人进行了一次冗长的讨论。

另一些人则声称,他们曾被外星人“绑架”或劫持到一个飞行器上,并受到稀奇古怪的体格检查,之后被释放。他们保持着清醒的记忆,除了关于此次遭遇的记忆被清除外。有很多关于与神秘飞行物“近距离遭遇”的报道都存档了,其中的描述似乎排除了所有已知物体。时常报道的飞行器显然不可能是人们设计的飞行装备。

如果诸如此类的报道是准确的,无可怀疑,我们的飞机完全处于不知何时来自何地、聪明的外星人的监控之下。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如果说目前还没有任何无可争辩的证据,那么这样的报道还有一些现实的基础。不过,如果飞碟遭遇者的报道确实是一些真实现象的准确描述的话,飞碟现象似乎真的可能激发科学进步的巨大潜力。

只有严格地遵循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科学疑问,它要求我们不带任何偏见,以客观真实的态度看待事物。无论我们对某件事物抱有什么样的个人感情,无论我们对它怀有希望抑或恐惧,在我们声称自己是关于飞碟的“科学调查者”时,都必须统统抛弃。毋庸置疑,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关于飞碟的有趣且异乎寻常的故事,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我们愿意相信。但在科学上,传闻和推测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假如我们准备建立一套真正的科学理论去研究不明飞行物——这将是一项值得赞许的尝试,结果是几乎所有的飞碟重要组织都宣布投入研究,以后的飞碟报道必将接受同样严格的检查,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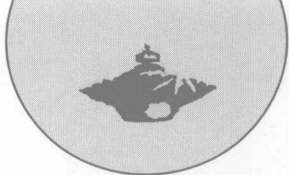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然科学家、生物化学家、地质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科学家都将按常规给出他们的数据。

本书中,将核实一些纪录在案的最有说服力的飞碟证据,因为我们关于飞碟的最终结论不是建立在我们的主观愿望或预想之上的,而是以证据为基础的。我们将核实一些最著名的飞碟事件,如贝蒂和班尼山区的所谓飞碟劫持事件、埃克塞特奇观以及吉米·卡特关于飞碟的报道。本书所列所有的事实,都是辛勤研究的结晶,并且参考引证了所有专业资料。

健康的怀疑态度是值得鼓励的,因为整个飞碟领域作品的准确性标准是比较低的。任何飞碟作者不切实际的主张都不会被认为是事实,无论其特殊的陈述多么富有刺激或多么近乎真实、可信。绝大部分飞碟作品充满着被我们称之为废话和幻想的东西。只有那些值得严谨的读者思考的叙述才可能是真实的。我真诚地希望,本书的叙述能有幸成为这一类。

希望读者看完本书后,能仔细思考书中所讨论的证据,并对飞碟现象有一次更加准确的、理性的认识,能更好地对关于这个引起争议物体的日常声明做出评价。飞碟领域严重缺乏的一点是严肃认真的思考,如果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能帮助或鼓励读者关心此事,那么,本书所作的努力是成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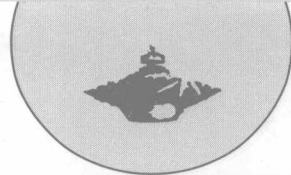


第二章 第一类近距离遭遇：吉米·卡特

与很多人的认为相反，并非每一个提供飞碟报道的人都是不起眼、不可信的。实际上，提供飞碟报道的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时常，所谓的飞碟目击者看上去头脑清醒也很理智，并没有出现什么神经错乱。有些还在社会团体中处于显要位置，如科学家、工程师、军用或民用飞机的飞行员，以及警署的官员都可能是报道飞碟的人。我们不能说所有这些人都在撒谎或都暂时精神失常。他的叙述有如摩西十诫那么诚恳、严肃，但是我们如果不怀着一股强烈的情感驱动去探究他们所叙述的东西，光靠听，那的确很难听出什么。

没有人对这些事件严肃地提出过质疑，但我们必须揭开的最大的谜团是，难道是那些表面可靠的人一手炮制了飞碟存在的报道？或是他们就此提出警告：即使最清醒、最理智的人也会因一时的判断错误而误入歧途？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位来自乔治亚州的著名人士关于飞碟奇观的报道，据说还有另外十个人也体验了第一类近距离遭遇——也就是说，被报道的飞碟现象同时有许多目击者见证。

直到1976年6月，乔治亚州的吉米·卡特无可争议地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最佳人选，超市小报《国家调查》的6月8日版的头条登着“吉米·卡特：晚上，我看到了飞碟”。调查就是从这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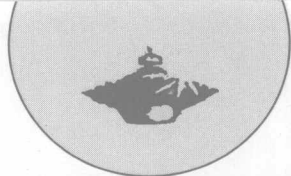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故事开始的。本文是以与卡特先生一段非常简短的会谈为基础的，他说，“我确信飞碟的存在，因为我亲眼见过一次，……尽管这是一个罕见的、超乎寻常的事件，但仍然有二十多人看见了。它是我所见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东西，很大也很亮，并能更换其颜色，它大概和月亮差不多大。我们观察了十来分钟，但是没有一个能指明那是什么。”据《国家调查》报道，这一奇观发生在 1973 年乔治亚州的托马斯顿，卡特先生在当地的名人俱乐部的一次深夜演讲之后。

《国家调查》也引述了乔治亚州梅肯的艾斯背离·斯特伯里奇先生的文章，据说他不仅讨论过卡特先生所见到的景观，而且报道说，“我的妻子夏洛特看到过同样的飞碟”。然而，即使能联系上他们，卡特一家也不愿谈及那次遭遇。我曾用电话联系到斯特伯里奇夫妇，仅仅得知那篇归结于他们的叙述并不完全正确。斯特伯里奇夫人愤怒地解释说，她曾再三叮嘱《国家调查》的记者，那些关于飞碟的详细描述都是她自己叙述的（这些都是在卡特先生不在场时发生的），但他们仍然将她报道为一名确证的目击者。斯特伯里奇先生碰巧谈到，当时卡特先生只是简短地提到几年前他所遇到的飞碟事件，他说，“在我的记忆录里，出现飞碟奇观的那天晚上，根本没有卡特先生在托马斯顿的记录。”

米尔顿·乔恩斯是乔治亚州哥伦布区的一位律师。《国家调查》引用他的叙述时说，“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吉米告诉过我关于飞碟的准确位置。”但当我用电话联系上乔恩斯先生时，他也说《国家调查》的叙述是不准确的；他还告诉记者，他对飞碟讨论的记忆并不是完全清楚，而是十分模糊。几年前，卡特曾提到他所遇到的事件，而乔恩斯先生则难以记起关于该事件的任何特殊的東西。当我提到《国家调查》报道说事件发生在托马斯顿的一次名人俱乐部的演讲之后，乔恩斯先生回答说，“名人俱乐部的演讲是很疯狂刺激，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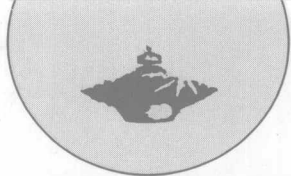
但是,整个托马斯顿肯定都不会都疯狂。”他好像还想起该事件发生在乔治亚州南部的某个地方。

比尔·豪尔在托马斯顿的 WSFT 广播台工作,他长期积极参与当地名人俱乐部的活动。当《国家调查》的故事发生后,豪尔先生询问俱乐部里的朋友,但没有一个对当晚吉米·卡特到过托马斯顿这件事有任何印象。豪尔先生还告诉我,如果飞碟奇迹发生在托马斯顿的名人俱乐部,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有三个认识吉米·卡特好几年的乔治亚人告诉我,他们也怀疑飞碟奇观是否发生在托马斯顿。由于没有任何可供继续研究的线索,我的探索也停滞不前。

我开始寻访多位飞碟研究者,并希望从中找到可以给我提供该事件证据的人。最后,有人建议我联系国际飞碟办公署部长海邓·黑威斯,因为他曾为阿格斯飞碟写过一小段有关卡特目击飞碟奇观一事的报道。我用电话联系到在奥克拉荷玛家中的他,从他所提供的信息中,我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启示。由于受 1973 年飞碟飞行期间出现的短小新闻报道的影响,卡特州长就预先认定会有飞碟出现。国际飞碟办公署给身在亚特兰大议会大厦的卡特寄去一份关于飞碟奇观的调查表,卡特用较为模糊的语言填满了这份表格,其回复非常简短易读,然后他将它寄回奥克拉荷玛。黑威斯先生对我非常友善,并借给我一些 1973 年卡特以自己的手写稿作报告的录像幻灯片。

正如我怀疑的,该事件不是发生在托马斯顿,根据卡特题为李里的报道,可能发生在该州西南角一个非常小的城镇——乔治亚。卡特先生没有详细说明事件发生的确切日期,但他估计它有可能发生在 1969 年的 10 月,而不是《国际调查》所报道的 1973 年。奇观出现的具体时间为晚上 7 点 15 分,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那



飞碟探索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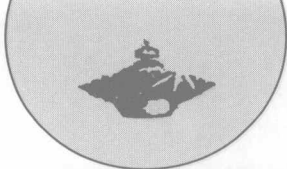
时卡特先生正在室外等待 7 点半钟的会议（《国际调查》说事件发生在会议之后）。那个飞行物“最先是淡蓝色的，接着变成了红色的圆盘”，它“似乎是从遥远的地方向我们飞过来，随后停了下来，接着飞离我们后又返回来，最后才离开。”它出现在西边大约 300 米的高空。卡特还表明，“李里名人俱乐部的 10 名成员”也目击了该飞行物，但是他没有按要求列出其中任何一个目击者的名字和地址，而且只对部分问题作了回答。

当谈及飞行物的轮廓尺寸时，卡特州长认为它“和月亮差不多，或者更小一点，与月亮的表面尺寸相比，它可能要更亮一些……偶尔与月亮一样亮。”当卡特收到要求以匿名的方式协助调查的邀请时，他大胆地署名并声称，“你们可以公布我的名字。”

一位记者录下了卡特在 1973 年叙述飞碟奇观的现场录音。卡特说：“我们大约 20 人站在一家小饭店外面，我记得是一所高中供应午餐的小饭店，一种绿光出现在西边的天空，那时刚刚日落时分。那玩艺越来越亮，然后渐渐消失。它没有任何固体物质的特性，仿佛就只是一种罕见的灯光。我们当中没有一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我也从未取笑过曾经看到类似事物的人。”

在确定奇观发生的确切地点之后，若要辨别飞行物就必须确定具体的日期。我想再搜寻一些信息，于是给李里名人俱乐部的主席发去了一封信，后来信被退了回来，信封上写着“李里名人俱乐部不存在。”看来是很难继续得到此案例的信息了！

由于无法找到这个名人俱乐部，我决定开始单独拜访他们中的某些人。大概是因为李里是美国典型的旧式城镇，那里的人几乎都相互认识。我是从市长办公室开始访问的，接电话的女职员是我所接触过的市民中最为友善、乐于助人的。她记得卡特来李里的日子，但记不清名人俱乐部召开会议是在哪一天晚上，而且在那种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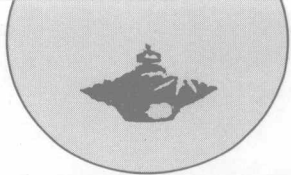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合下也没有听说过任何有关飞碟奇观的事。

这位女职员还建议我与约旦商店的老板马歇尔·约旦取得联系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约旦先生向我解释说,李里名人俱乐部已关闭多年了,而俱乐部的前任主席弗兰克·兰斯佛德现在也已病逝。约旦先生也同样记得卡特来过李里,但是他没有参加那天晚上的名人俱乐部会议,也记不清具体的时间了。此外,他未曾听说过吉米·卡特到来的当晚出现过飞碟奇观。

约旦先生又建议我拜访俱乐部的另一位创立者弗勒德·哈特。哈特先生回忆说,会议是星期一晚上召开的,但是不能确定卡特来这儿的确切日期。作为一名负责人,他还保存着一些有关名人俱乐部的记录,或许从中可以发现奇观发生的具体日期,但是很不幸,所有记录在一场大火中全部丢失了。哈特到底有没有想起一些有关卡特来访时出现的飞碟奇观呢?他最先说他无法想起飞碟事件,他说他和卡特驾车转遍了整个城镇,并共同度过了那个下午,但他不记得看到过什么。当我指出奇观据说就发生在会议之前的当天傍晚时,这一下子唤起了他的回忆,他说:“那天晚上,好像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像蓝色的灯光或其他什么的东西在夜空中,就像他们放出的热气球什么的……在我的记忆里,这件事已相当遥远了!”哈特先生尽管没有明确指出奇观出现在卡特先生在场的时候,但事实上,他几乎无法想起任何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超乎寻常的事物。相反,吉米·卡特在《国家调查》上说,他看完飞碟奇观之后,就立即对这一“异常景观”作了详细的描述并录了音。

在哈特先生的建议之下,我拨通了歌佩尔德石油公司老板斯丹里·歌佩尔德的电话。我对该事件的浓厚兴趣,当时全镇人人皆知,卡特飞碟奇观也似乎成为人们茶余饭后最热门的话题。与其他人一样,尽管他不知道飞碟奇观什么时候发生过,也想不起任何



飞碟探索丛书

有关飞碟奇观的东西,但他的确记得吉米·卡特访问过李里。歇佩尔德解释说,名人俱乐部通常在城里的游泳馆里召开,而且总是由他负责借现已拆掉的游泳馆的钥匙以及检查保留在那儿仓库的俱乐部录音。

当我再次找到歇佩尔德先生时,他说那些文件都已杂乱不堪,并且还找来一些俱乐部的录音记录,但是没有1969年的。后来又有很多电话打进来,但几乎没有任何线索。惟一的李里当地报纸《卡尔豪恩快递》也没有保留1969年的任何报道。杰克·佩里曼和赫尔曼·巴利特这两位俱乐部创建者也都没能提供更多的细节。

怀疑不明物是热气球的同时,我试图去发现1969年10月可能出现的热气球的来源,可以排除是天体的可能性,因为在那个月的日落以后没有发亮的行星出现在西边天空。至于发光星体大角星,即使它被很多人认定为是,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晚上7点15分时,大角星会使天空很亮而容易被发现。

虽然,当热气球在高空受到地面观察者看不到的日光照射时,在日落时分会成为引人注目的景观,但是很不幸,我根本无法找到那些可以在李里看到的热气球。但这不能证明没有出现过热气球,也不允许我们武断地断定该不明物就是热气球。因为没有气球升天的登记管理中心,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着联系每一个可能有热气球升天的地点。由于一些气球可能会穿过大陆和海洋,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的气球来源。

我联系了美国三个专门研究热气球放空的组织,但没有一个于1969年10月在乔治亚放飞过热气球。这说明气球有可能是从别的地方飘来的,但将它们打下来是不可能的。

将一些较小的热气球也计算在内,这些放空的热气球直径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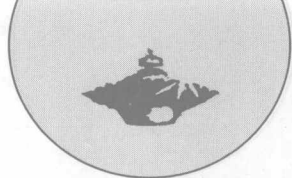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约1米,它们被升空至9千米左右的高度用以测量风力,但是在李里附近没有有关天气预测热气球的尺寸规定。然而,通过一个偶然的事情——打电话给乔治亚当地大学的一名教授,同时他的一名学生也在他的办公室——我了解到,1969年美国海军在离李里仅40千米的乔治亚州阿尔班尼开放着一家现在业已废弃的航空维修站。这个航空维修站定期放飞一些带有灯光的热气球来测量风向风力。(由于飞碟事件的最终结论往往还受到大自然各种信息的影响,因此那么多的飞碟事件都没有最终结果也是不足为怪的。)

虽然我发现了海军气球事件,但是显然无法从中得出卡特飞碟奇观的最终结论,因为预测天气的热气球放空的时间一般是在格林威治时间(GMT)零点或12点。一位与我交谈过的气象观测者说,这些观测时间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热气球的放飞最多只能提前或推迟几分钟。偶尔,增加气球会在GMT6点或18点升空,但是卡特飞碟奇观估计是在10月,与23点15分的格林威治时间不相符。因为除非气球在计划时间之前或之后1小时左右放飞,否则在李里的那个时间是看不到的。

弗兰克·兰斯佛德夫人是一位被称之为“骨干分子”的名人俱乐部成员的遗孀。她的确记得卡特来李里的那个晚上,但是记不清日期和任何有关飞碟的事情。她记得俱乐部会议总是星期二晚上召开。她说,在她丈夫死后不久的几个星期,李里名人俱乐部就解散了(所有俱乐部成员都认同这一陈述)。兰斯佛德夫人说因为她没有任何记载卡特来访日期的书信和记录,所以他认为应该是在她丈夫去世之前的几个星期。那么,兰斯佛德先生又是何时去世的呢?她的回答是1969年2月17日。如果兰斯佛德夫人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那么卡特所描述的飞碟奇观就不可能发生在1969年10月。她的回忆表明该事件既不可能发生在1969年的1月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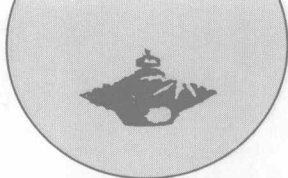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可能发生在2月。县立法院的法官佩奇·考华尔特建议我打电话给士拉姆夫人,她是卡尔豪恩快递报社的一名记者,住在艾迪森附近,然而她并没能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她的丈夫——艾迪森名人俱乐部的一名主要成员——帮我与查尔斯·马克先生取得了联系。查尔斯·马克长期担任艾迪森支部秘书,他名副其实是一个信息仓库,他对有关名人俱乐部的所有活动信息了如指掌。他指出,直到1969年的6月,卡特的职位相当于俱乐部的地区主管。这就排除了1969年10月为正确日期的可能。在查询国际名人俱乐部的正式姓名地址录的最近版本后,他确定李里俱乐部每月的第一和第三个周的晚上7点30分召开例会。最为重要的是,马克先生能指出名人俱乐部录音记录永久存放的地方,那就是国际名人俱乐部的总部所在地奥克鲁克的艾里奴易斯。我一直认为当地俱乐部的记录应该存放在当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但马克先生又指出,卡特先生作为地区性的主管,需要对每一个他访问过的当地俱乐部做访问记录,而这些记录可能会有所价值。

拜谢过马克先生之后,我拨通了国际名人俱乐部总部的电话,并与那儿的艾尔·沃伯先生取得了联系。当我第二天再次打通电话时,他已经找出一些信息资料,那是一份吉米·卡特作为地区主管拜访李里俱乐部的记录的副本。它确定了日期是1969年1月6日,星期一。这表明兰斯佛德夫人的叙述是正确的,卡特的来访实际上仅仅在她丈夫去世前的6个星期。在名人俱乐部的记录中,卡特没有谈及飞碟奇观。

艾尔·沃伯补充说,这份记录是很偶然的情况下保存下来的,因为按常规这些记录会在大约7年后被毁掉。但是由于吉米·卡特出任地区主管的7年后,又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幸运的是,名人俱乐部职员认为收集一个将来可能成为总统的人所写的报道是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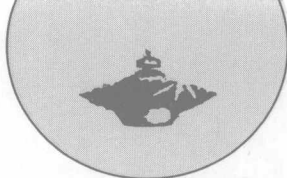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有历史价值的,所以他保存了这些文件。也许由于这些雇员不太仔细,导致卡特飞碟奇观的言论未被发现。

1969年1月6日——卡特在李里演讲的确切日期,比卡特先生回忆的要早9个月。这不仅宣告了我对热气球放飞事件所作的探索都是白费气力的,而且完全改变了所有天体的定位。当我计算1月份行星的位置时,我发现在接近其最大光线射程内,金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星星。晚上7点15分左右,在西南方的西部天空海拔仰角25度的地方可以看到它,事实上就是卡特飞碟报道中所说的准确位置。当我从附近的阿尔班尼空军基地获得天气记录时,他们指明那晚虽然存在一些分散的云,但还是比较晴朗。实际上,奇观出现的当天早晨,气温是整个冬天最低的,在清新、寒冷、透明的空气中,诸如行星、星星之类的东西看上去尤其的大且亮。

在将金星误认为飞碟的过程中,卡特先生有众多人陪伴。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单个物体能被认为具有如此多的飞碟特性。每当金星在夜空中达到其最亮点时,大量这样的“飞碟奇观”就会出现。除了太阳和月亮,其它天体都没有那么亮(虽然1997年,铱系列通讯卫星被发射到地球轨道上空,并开始引起太阳光反射会经常比金星更亮,大约10到20秒)。事实上,金星是很亮的,于是通常在日落之前就可以看到它。甚至在大白天,如果我们知道它的确切位置,也能看到它。有好几个中午,我在室外试图不借助任何光学仪器来观测金星,每次太阳都很亮(那颗星接近它的最亮点),在确定了往哪儿看之后,我能清楚地辨别出它。甚至飞碟论坚持者杰克斯·威利也写到:“没有比金星更容易让人们误认为是‘飞碟’的物体了,错误的研究具有教育意义,因为它指出感官洞察力的局限性已超出了可供争论的范围,并且直径很小的物体或圆点的形状与运动相关的解释还很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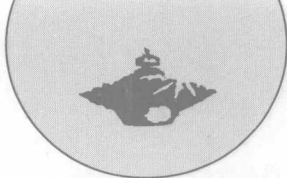
飞碟探索丛书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轮弹药都用来轰炸金星而被白白浪费，因为人们都误认为是敌人的飞机。美国空军轰炸队报道说，他们在轰炸日本的时候被一个火球跟踪，他们当时认为那是一架日军防空飞机企图向他们发射探照灯光。这架所谓的飞机当然就是金星了。但是接连好几星期，这些经验丰富的空勤人员还是将那些远距离的行星误认为是敌军的新型武器。

不只是吉米·卡特这样的政治家会将发亮的行星误认为是飞碟。1973年10月，俄亥俄州的州长约翰·吉莉安报道说，他和他的妻子周末旅行结束后，在驱车回家的途中曾亲眼目睹过飞碟。据说这个不明飞行物发出一束犹如琥珀色的垂直光，并不断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吉莉安州长有关飞碟的叙述正好与金星所在的位置相符，此时刚好是金星距离地球最近的月份，所以它非常的耀眼。

记录下许多错误迹象和那些虚假的无助于揭开飞碟奇观之谜的回忆也是很有意义的。卡特先生所回忆的日期就比他真正看到“飞碟”的时间晚了9个月。如果通过参照书面记录仍不能纠正这些错误，那么飞碟奇观谜团将永远无法揭开。新闻界在对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当时发生的具体情况报道上存在巨大的出入，目击者对事件发生时间的记忆变得模棱两可，虚幻的“事实”开始悄然产生，例如有关会议在哪天晚上召开的回忆就被广泛地误传。

卡特回忆说，那个不明物体向他“靠近后迅速离开”，当然他绝不是在描述金星的实际运动。这些常用来描述耀眼行星的词汇现在却被用来形容飞碟。他们毫无根据的主观印象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正如卡特所描述的，金星与月亮的亮度不一样，它们的外形尺寸大小也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对于任何物体，就是因为这种模糊感使它们看上去非常庞大也很神秘）。卡特先生估计该物体在



飞碟探索丛书

300 米至 1000 米高空盘旋的距离实际上大约有 48 000 000 千米或者比到金星的实际距离短一些。我们仅仅通过推测即可得知究竟能有多少“近距离目击者”可以看到远处的光柱或者更远处天空中的不明物体。很显然,并非每一个被观测者认为是很接近的不明物体都真的就在附近。

如果国际名人俱乐部没有保留卡特造访李里俱乐部的记录,那么这项研究的结果又将是怎样的呢?如果 1973 年吉米·卡特没有发表有关飞碟的报道呢?如果那个不明物体实际上就是一个大气球,而我却一直没有注意到附近阿尔班尼已不复存在的空军基地,如果它就是由现在不复使用的科研设备发射的探空气球或者无法得到气球升空记录,那又将如何呢?若这些极为可能的假设成立,我们将永远无法得到事件的正确解释。如果我们考虑到由于关于飞碟奇观的解释还没有最终建立,那么目前仍然存在有关飞碟的报道是不足为怪的。其实最让人惊异的是,尽管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仍有如此多的问题得到了解答。

飞碟研究中心的《国际飞碟报道》前任执行编辑阿兰·亨利,是一个否定飞碟存在的揭露者,他评论说:“在 UFO 和 IFO 之间只存在一层薄薄的面纱。”在调查 1977 年发生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的飞碟报道时,亨利未能提出任何合理的解释。然而,由于一件偶然的事情,他受人指引来到环保署(EPA)的当地办公室,后来得知环保署发射了一只用以测量大气污染指数的发光的气球。亨利指出:“如果没有绝对的运气让我联系上环保署,你可以想像我会得出‘半英里长带灯的气球’这样的结论吗?”又会有人相信他这样的结论吗?

我承认我对吉米·卡特飞碟奇观的研究太简单化了。由于我对采用电话方式进行的采访不太重视,因此最终一事无成。虽然报



飞碟探索丛书

道飞碟现象只需几分钟，但要找到其答案却可能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如果卡特不是总统候选人，也许没有人乐意把金钱和时间投入到寻找这一答案的活动中。该目击案也会永久地保留在未得到解释并尚待验证的有关飞碟报道的栏目中。如果其他未得到解释的飞碟现象也能受到如此密切的关注，并花上差不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恐怕没有多少疑问尚处于未被解决的状态。

尽管我对卡特飞碟事件的见解早在 1977 年就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刊物上发表过。飞碟支持者依然到处宣传这一事件，多家无线广播和电台的评论家仍然不加批判地重复着“吉米·卡特亲眼看到过飞碟”这句话。1978 年由著名的飞碟探索家 J. 艾伦·海尼克博士导演拍摄的名为“绝对真实”的纪录片的录音则鼓吹卡特飞碟奇观是存在的，甚至暗示该事件已被解决。卡特飞碟事件对我们评价飞碟报道者或探索者的报道起到了类似于石蕊试纸的作用。实际上，任何一个仍继续不加批判地宣称“吉米·卡特亲眼看到过飞碟”的人都会事先声明说，很少有人甚至说没有人曾努力地去揭示这一事件的真相。